

赵无极：朝向天空和云雾的心灵

■蔡天新



赵无极 我在杭州的家 65×80.7cm 布面油画 1947年

变幻的水波中，一个阴影将它们遮掩，美丽的水中之居被笼罩。

——（法）亨利·米肖

“我一生致力于绘画，我心中的绘画。”“我每天黎明即起，进入画室。”这是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先生（Zao Wou-Ki）在他与第三任妻子弗朗索瓦兹·马尔凯合著的自传开头写下的一句话，那年他已经快80岁了。据我所知，赵无极是第一个依靠创作在法国居留下来的中国画家，其他在西方学习油画的同时代同行要么放弃了艺术，要么回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改画国画），只有他和比他稍晚去巴黎的朱德群例外。在赵无极27岁那年离开杭州赴巴黎前夕，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曾经警告他，不要对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立足抱任何幻想。

第一次见到赵无极这个名字和他的油画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H·H·阿纳森博士所著的《西方现代艺术史》这本书里看到的。在这本书的第23章《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艺术》里有一节叫“抽象绘画”，其中谈到了巴黎画派，涉及的画家大约有20位，他们中有的来自俄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葡萄牙、加拿大，赵无极是惟一的一个东方人。这批画家为经历了“二战”以后变得萧条的巴黎艺术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阿纳森用两百来个字的笔墨外加彩色和黑白图片各一幅来评价赵无极，称赞他是善于交替运用光和影的艺术家，创造出了一种浪漫的、有空气感的空间效果。事实上，赵无极和他的好友、居住在纽约的建筑师贝聿铭是这部著作里提到的仅有的两位中国人。

1921年，赵无极出生在北平（北京），祖父是前清秀才，每天早晨教他读一个时辰的书，主要是唐诗宋词和《论语》。这一严格而精心的教育，培养了赵无极锲而不舍的精神，即使到了晚年，他仍能一画数个小时。

赵无极最初开始画画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早年参加过业余的绘画比赛，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从最低的职员开始，一步一步成为金融家，并收藏了大量的古玩、碑帖和书法。他年轻时的抱负和后来取得的财富为儿子成为一名艺术家提供了保障。有意思的是，童年的赵无极最初临摹的对象竟然是钞票上的图案，不过很快他便进入了角色，开始享受绘画带来的无限乐趣。在赵无极的记忆里，涂涂抹抹的绘画热情是与一种身体上的不安全感相联系的，他的童年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来到巴黎以后，又长时期地与亲人分离。因此，无论安家何处，他的画室都是盒子式的，与外界不通，只留一扇门。

1948年2月26日，在等待了两年终于拿到法国签证以后，赵无极偕同妻子乘坐一艘叫安德烈·勒庞的客船，从上海出发前往马赛，巧合的是，这正是35年前他的老师林风眠乘坐过的同一艘船。轮船抵达马赛港以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当他在愚人节的早晨抵达巴黎，放下行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卢浮宫参观。

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赵无极每天下午都在博物馆或画廊里度过。他认为，艺术不是技巧的一种堆砌，美和技巧不能混为一谈，而一旦章法和用笔都有了模式，就再也没有想象和意外发现的余地。不仅如此，在看过《蒙娜·丽莎》和波提切利等画家的作品以后，他对意大利绘画的平面感和简单的色彩产生的怀疑，更倾向于伦勃朗和戈雅作品里丰富的质感和运动的笔触。当然，最触动这个往日迷醉于西湖的波光涟漪和秋风山色的中国人的，还是野兽派的色彩和立体主义的空间维度，那如同一个中学生突然闯进了高等数学的世界。

赵无极想表现的是虚空和光，那种引

人入胜的明亮和纯粹。他不愿再现自然，而是要将其形状排列组合，让人们从中看到平静水面上空气的流动。法国大诗人亨利·米肖为他初到巴黎的石版画写下了八首散文诗，诗中写到，“变幻的水波中，一个阴影将它们遮掩，美丽的水中之居被笼罩。”可是，等到三年以后赵无极在瑞士看到保尔·克利的作品时，立刻被他的符号世界撼动了，那自由的笔触和轻盈如歌的诗意令人倾倒，小小的画面在画家的营造下变得无限辽阔。

那以后，赵无极毫无顾忌地取消了细节，画出了那种让人联想到“炭火、水和海洋，天空和云雾”的抽象作品，“若即若离中显露出折断或颤动的线段，悠闲漫步的曲曲折折，飘渺梦幻的蛛丝马迹”。他认为，只有抽象才能带来最大的自由和力度。在我看来，他的作品仿佛是从遥远的太空用望远镜所见到的地球上的物质和生命。1975年，赵无极画展在法兰西画廊隆重推出，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的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在序言里写到：“在那里，透着云游者俄耳甫斯琴声的魔力，空灵而有磁性，画面的各个构成因素相互联结，不断孕育着新意，好像夕阳变幻于天际的缤纷色彩。”三年后，贝聿铭先生在为纽约亨利·马蒂斯画廊的赵无极画展图片集所写的前言里声称，“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赵无极之所以能在巴黎立足并取得骄人的成就，显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他的父亲为他最初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其次，他善于结交朋友，尤其是和巴黎的诗人和画家打成一片，他本人说过，他珍爱朋友就像每天早餐时一边喝茶一边细心护理屋里的桔树和兰花一样。再次，法国人对中国人有着天生的好感，特别是那些有着可爱性格的中国人，他在巴黎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头脑里的现代主义艺术素养和天赋、不断吸取新事物的愿望和才华、那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绘画传统仍在他身上。

（作者系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

漫游者弗里德里希

■徐鹏辉

1774年的德国，当歌德凭借《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文坛大放异彩之际，格雷夫斯瓦德港市诞生了日后在浪漫主义流派享有盛名的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出于对弗里德里希才华的欣赏，歌德曾与他交往甚密。

谈起弗里德里希其人，很多人并不熟悉，但谈起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雾海中的漫游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艺术家的肉体会湮灭在沧海桑田中，但他们的作品就如天上的繁星，历经岁月淘洗愈发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作品创作于他绘画生涯后期，手拄细长拐杖、身着绿色风衣、一头金色头发的男子伫立于山巅的褐色岩石上，凝望着远方的群山、雾海、天空，豪迈的姿态、宽广的视野无不体现出“世界就在我脚下”的超然心境。弗里德

里希描绘了人物背影，欣赏画作的人完全能将自身代入其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攀登者的雄心壮志使整幅作品呈现出一往无前的气势。

弗里德里希并非命运女神的宠儿。青少年时期家人的相继去世，造成了他沉默寡言、平静忧思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其早期作品中展露无遗。他喜欢在旷野、密林、黑夜中寻找生命的答案，探索自然的感受令他迷恋。旅行在那个年代的欧洲大陆并不普及，只有精英和贵族才有时间和钱财支撑户外活动。作为浪漫主义最知名的风景画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年轻时就进行了频繁地旅行，对海岸、山脉、河流的实地考察让他掌握了风景画的光线和构图技巧。迁居到德雷斯頓后，弗里德里希的绘画风格逐渐成熟，不管是充满象征意味的《山上的十字架》，还

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橡树林中的修道院》，弗里德里希在画作中糅合了宗教元素，同时表达出风景背后蕴含的阴郁和神秘。

“当你闭上肉体的眼睛，你就第一次能够用心灵眼睛观察你的绘画”。弗里德里希说的这番话诠释了他的作画理念。正因为他用心感受自然，拥抱风景，他的画作才拥有超越世俗的力量。

在其作品中，虽然偶有明亮场景的灵光一现，但他对孤独、死亡、永恒的理解渗透在方方面面。在早期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中，他对大自然中人类的渺小已经有初步认知。

被称为“浪漫主义郊区”的德雷斯頓给予弗里德里希足够的包容，他在这里的创作不会受到传统的种种束缚，并当选为德雷斯頓艺术学院的院长。不久后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使他的风格产生些许变化，《吕根岛上的白垩崖》便创作于这一时期。在遭受病痛折磨的生命晚期，他又沉沦于对死亡的思考，乌鸦、猫头鹰、废墟等

意象在作品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直到1840年他与世长辞。

弗里德里希生前并没有在浪漫主义画派掀起多少波澜，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其悲观基调的作品并不受人欢迎，他的声誉逐渐下降。以《月光下的海岸》为例，乌云和大海在远处连成一条线，面画的压迫感极强，只有近处的礁石透露出一丝光亮。这时的他已因中风而四肢瘫痪，这幅画被评价为“他所有海岸线中最黑暗的一幅，其中丰富的色调弥补了他以前技巧的不足”。弗里德里希死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也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里。直到20世纪初，作品的价值才重新被大众认可，艺术界由此开始对他画作的收藏与挖掘。或许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弗里德里希都无法释怀亲人因拯救自己而落水的悲痛，但他仍用自己不算漫长的一生，做一名踽踽独行的漫游者。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